

## 從杭州笕橋到屏東東港

金英口述／張秀婷撰稿

## 106歲金英 憶空軍飛官歲月



民國三十五年，金英（後左）與妻子張麗錦（後右）、妻子的姑母（前左）及教會修女（前右）於南京合影。（圖／金英）

機，在高級班訓練的時候，不管是在哪個學科，都飛道格拉斯教練機，高級班飛到一半的時候才正式分科，有驅逐科和轟炸科，我分到轟炸科，飛的是道格拉斯教練機，一直到畢業。在訓練期間，因戰事緊急曾遷移至湖北武漢機場。但在那邊只待了短暫的日子，接著前往湖南長沙，再走到廣西柳州，最後遷移到雲南昆明，我們最後是在雲南昆明畢業。

我，金英，民國五年生於安徽合肥，祖父墨林公係清室遺臣，精研理學，生子女四人，長子大伯父孟奎，二、三係女兒，父親仲奎行四，大姑姑適黃，留學日本，小姑姑適程，留學美國。兩位姑姑均是公費留學生。

我讀高中時日軍發動侵華「九一八事變」，在愛國的氛圍下，年少氣盛的學生們，不甘國家被日本侵略，激起強烈的愛國心，紛紛在政府的號召下，加入國軍抗敵行列，我也選擇了投筆從戎，報考空軍官校，於民國二十七年自空軍官校八期轟炸組畢業，這個選擇改變了我平凡的一生。

當年報考軍校是遭到家人反對的，尤其是自幼對我疼愛有加的祖母，更是強烈反對，但當時我心意已決，一直到考取時還是瞞著祖母到空軍官校報到，報到後三個月第一次休假期間，仍不敢跟祖母說，直到最後，祖母也慢慢接受我從軍報國的事實，如今，我對當初瞞著祖母，仍覺得相當對不起。

## 空軍官校八期訓練嚴格

我們空軍官校八期，招考時一共錄取了三百多人，原本預計兩年半到三年就可以畢業了，但是因為戰事不利的發展，學校不斷搬遷，結果我們學習了四年才畢業。軍訓完畢開始飛行訓練，經過初級飛行、中級飛行、高級飛行班的淘汰，最後畢業的只剩下一百四十七人。

我們的初級班飛行是在笕橋中央航校受的訓。但戰局的變化，日軍步步逼近，笕橋經常被日軍的飛機轟炸，逼迫我們必須搬離杭州笕橋至其他地方受訓，當時有廣州分校和洛陽分校，我們先到洛陽報到，後來一部分留在洛陽，一部分去了廣州分校。我被分配到廣州分校，但當時初級飛行、中級飛行並未分科系，一直到了飛高級班才開始分科。



當時教官不夠，就抽調我們幾個同學擔任空軍飛行士校第二期學生班的教官，當時我們使用的教練機是北美號。在雙流機場一共帶了兩批學生後，就派我到第五大隊擔任總務科長。第五大隊是驅逐機大隊，這時士校初級班的學生開始飛中級班，等到他們結束後遷回成都，第五大隊要移防到湖南，搬遷要找人帶隊，就要我代理協助搬運。還有一部分東西要送到雲南昆明，我跟著坐卡車一起到了昆明，一切都安頓好以後，我才到人事處去報到，但又接到了新的任務，就是派我到印度，也就是空軍官校初級班在印度北部臘河的分校，擔任飛行教官。

我在印度臘河空軍基地一共帶了五期學生，從官校二期帶到二十四期，第二十五期時已經抗戰勝利，我們就返回國到了笕橋。在印度的生活食宿很艱苦，印度的天氣十分炎熱，因為沒有冷氣，晚上回宿舍休息，床上鋪的蓆子、墊被都非常熱，必須淋上冷水降溫，很快被子就乾了，才能勉強躺上去睡。三個月後，教官二人一團，並加裝了電風扇，這讓我懷念在昆明那涼爽的日子。

我讀空軍官校時的訓練是相當嚴格的，但當時的機種複雜，配備又不夠精良，不但不足以應付作戰，連訓練時也容易出狀況，我在學習飛行的過程，曾有二次摔飛機的經驗。

## 兩次駕駛迫降逃過一劫

我第一次摔飛機是在高級班快畢業的時候，在雲南昆明明通場的上空，飛機故障迫降在水田裡，飛機摔了個倒栽蔥，送醫後逃過一劫。

第二次摔飛機是在四川雙流機場，那天我帶學生飛行，訓練途中飛機故障，失去動力，馬上轉回機場，最後雖然安全迫降，但前輪衝進水溝，兩人受了點內傷，身體並無大礙，讓我又逃過了一劫。

這二次摔飛機不全然是技術問題，也有飛機裝備老舊的問題，想到這裡，不免為我空軍健兒在這劣勢的裝備中求勝、求生存、堅毅的作戰精神感到驕傲，但也犧牲了能力。

我今年一百零六歲，內人今年也一百零一歲了，身體不太好，只能以輪椅代步。第三代有三個外孫、一個孫子、一個孫女。我現在每天還是要到屋外，稍微運動及看報紙，保持良好的體力。我真要感謝上帝賜我長壽，賜我還有行走的能力。

抗戰勝利後我回到杭州笕橋，沒有多久上級派我到空軍參謀大學擔任參謀，後來因局勢混亂準備遷往臺灣，我的內人和岳母先一步到了臺灣，我因為要跟著學校一起行動，所以比較晚來，我的父親和母親也是經過我的申請，搭乘軍用運輸機來臺灣的。

因為我在參謀學校任職的關係，我們全家跟著參謀學校搬遷至屏東東港，先住大鵬營區。後來學校重新分配房子的時候，就把我們分到東港鎮共和里一〇八號。

參大遷北之後，調我到屏東機場擔任後勤工作，因為噴射機種逐漸取代螺旋槳機，且年紀漸長，無法完全駕馭噴射機種，故轉任地勤繼續為空軍貢獻心力，最後在基地以中校科長退伍。

我的父親來臺灣以後，也到空軍預備學校擔任文職人員，預備學校遷走後，改為空軍防砲部隊駐防，現改為大鵬國家公園，東港鎮共和里就是我們現在住的地方，一住七十幾年，現在叫做大鵬灣共和新村。

每天運動看報樂在其中  
內人張麗錦，在大陸時從小與她的姑媽住在教會裡，故英文特別好，來臺後在高中任教，教授英文直到退休。我自己有五個小孩，三男二女，最小的兒子在美國德州，今年也有六十四歲了。大兒子金士俊是基督教牧師，輔導受刑人及更生人等，老二金士傑是有名的演員、劇作家和導演，三女兒護理師退休，四女兒華航空姐退休，最小的兒子長年經商。



作者譚遠雄（右）童年時，全家於春節共聚一堂。（圖／譚遠雄）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，金門發生驚天動地的八二三砲戰，那時我的父親譚琨正駐守馬祖，擔任空軍防砲連連長。

民國四十八年七月五日，由嘉義基地起飛的空軍第四大隊一分隊，駕F-84D四架戰機，在馬祖上空執行例行巡弋，於抵達白犬洋西莒島上空，遭遇中共米格-17機十二架，雙方展開空戰。中共以一個中隊十二架絕對優勢戰機，由福建長樂梅花方向直往西莒島而來，並向我西莒島掃射，然後攻擊我空軍戰機，雙方激烈交戰。我機英勇擊落中共米格四架，另一架被我機擊傷。駐守西莒島的三九九三高砲部隊，由營長朱虹中軍中校指揮，父親當時擔任連長，於上午八時三十一分以四管機砲，擊落這架中共米格機，墜入西莒「拍鐵尾」海域。全家得知捷報，感到無比興奮。

我父親於民國二十八年參加對日抗戰，民國三十二年隨遠征軍到緬甸，途經昆明，同年與家母在雲南昆明結婚，民國三十三年部隊移防到雲南楚雄。我出生後，團長以遠征軍打到雲南楚雄，給我取名遠雄以資紀念。記得父親說過當年滇緬公路築路之辛苦，就像築修築東西橫貫公路一樣艱辛，父親開車駕駛在滇緬公路時，感受到抗日戰爭是一場國家生死存亡戰役。

## 空軍防砲擊落米格機 老爸立功

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，三十五年我和母親隨父親部隊移防重慶，我突然不會走路，父親背我到重慶各醫院就診，一個月時間過去了，醫生們都檢查不出病因，錢花光了，也治不好我的病，最後只好帶我到寺裡祈求救治，我回家後不到一週就能起床走路，這真是奇蹟。

民國三十六年父親部隊移防湖南，在路上遇到土匪，我母親抱著我躲在車下，右腿受槍傷，所幸父親帶部隊趕到，把土匪打跑，救了我們母子。

父親民國三十八年帶我和妹妹回老家廣西貴縣，弟弟出生後，因為中共作亂，全家在柳州失守前搭軍機撤到海南島，民國三十九年一月，又在父親保護下隨部隊來到臺灣。

我和父親雖然有四十九年的時間同住一個屋簷下，但他因服役軍旅三十五年，前十年參加抗日、戰亂，後十五年有九年駐守馬祖，民國五十二年他退役後，我進入軍校，也沒時間常相見。五十七年我復員與崗畢業到七十七年退役，其中有十五年在海外，僅七十八到八十年有二年多時間和父親朝夕相處，這是我一生中最高興的兩年，民國八十年後我到臺中服務，一直到八十二年父親過世。

這一生父子聚少離多，父親去世二十八年了。今年我已七十七歲，年到七十七時，特別對父親有更深的情懷和感念。

【作者速寫】譚遠雄，政戰學校十四期畢業，陸軍上校退伍。曾任陸軍總部、聯勤總部監察處處長，退伍後任職於私人企業三多管理公司總經理、申祥貿易公司董事長等工作。近年已於職場退休。

## 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最近加強徵求「榮民兄弟如何艱難跨海來臺，以及辛苦融入臺灣社會的辛勞」的投稿，也歡迎榮民子女對於祖父母、父母親及家庭記憶的書寫，昔日軍中及眷村生活的回憶，包括師恩浩蕩、同袍之義等也是集稿重點。文長請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生活照片或與同袍的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。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。

投稿請寄 e-mail 至 [ustory glory@gmail.com](mailto:ustory glory@gmail.com)，或郵寄至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一七八號十一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稿酬從優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撰稿人須同意獲得採用作品以「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」為著作人，且著作財產權同時讓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，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，也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權。